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

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壬辰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現在上海通商者大小十餘國。英俄  
味俄四國各有新章。餘皆一律照辦。內惟英國領事密迪  
樂最為刁詐。即如洋藥一項。新定稅則。載明每百斤完進  
口稅銀三十兩。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  
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又英國和  
約第四十六款載。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  
法。均准其相度機宜。隨時設法辦理。以杜弊端。各等語。查  
上海所設江海關。向分新舊兩關。舊關專徵華稅。新關專

收洋稅現值開辦新章。洋藥進口稅係由洋商向新聞投納。若華商轉販出口。每百斤應完稅銀三十兩。由舊關稽徵。雖新增通商處所較多。凡沿江沿海各口。外國商船皆可直達。華商絕少轉販。然其名不可不嚴。兩關近在咫尺。進口出口趨嚮不同。中外各完各稅。亦復兩不相礙。又自七年以來。華商販運洋藥。每箱繳銀二十兩。撥濟軍餉之用。經前督臣何桂清奏准。照海疆例給獎行之。已非一日。此次各國換開新章。凡華商販運洋藥。仍飭照章完稅。繳捐。乃英領事密迪樂出而阻撓。不准華商完繳。經署江海關道吳煦。檢查章程。向其開導。據該領事答云。現在洋商

已完上海進口稅。斷不能重收稅捐。吳煦復告以捐款乃華商報效軍需。本非額稅可比。一俟軍務平定。即須停止。而江海舊關。應徵出口稅銀。乃係定例。豈能不徵。况皆徵自華商。與洋商毫無干涉。該領事總以礙及洋商貿易為辭。堅執離口。始能徵稅一語。爭論不已。遂致華商互相觀望。無從徵辦。適有私販洋藥之華商。駱增美。經吳煦飭差查拏。因該商寓居洋涇濱。喚領事藉稱在伊租地界內。不能因此拏人。此外各項釐捐。又因新章准洋商運貨。徑入內地行銷。洋商並不另繳釐捐。華商從中隱混。尤所不免。該領事種種踰肆。實屬故意為難。據署江海關道吳煦具

稟請奏前來。伏念華商完繳中國稅捐。外國官員。本不應過問。無如該領事密迪樂。偏執己見。不近人情。動輒聲稱現改新章。在在藉詞挾制。而該領事不循條約之事。一與理論。非藉端狡辯。即置之不論。直是無可理喻。且恐該領事捏稱海關不遵新章。慫恿在津英國使臣。嗜嚙嘶。出為妄辯。惟有仰懇

天恩。俯賜密勅恭親王。隨時留心防範。僅嗜嚙嘶轉據在上海密迪樂之言。有所陳瀆。即由恭親王據理辯論。以杜欺朦。大局幸甚。

薛煥又奏。臣於十一月初六日。在兼署兩江總督任內。承

准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會銜咨開。現據  
英國公使嗜嚕嘶。照會內稱。續約第三款所定賠補一項。  
第一結。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廣州。潮州。廈門。福州。  
甯波。上海。各口完交。請到知各監督。將三箇月以內。外國  
納稅清單。於結期後五日之內。親交該領事官查驗。監督  
與領事。別具憑單。同列銜名。畫押蓋印。憑單繕妥後。其應  
交總數內二成。亦必親交領事官手收。應歸併辦理。將小  
口應交之項。歸入大口總納。甯波送單上海等語。除允准  
照覆英國公使外。令臣轉飭各關監督。並管關道員。妥速

會同暎領事按照辦理。因咨行到臣。當即轉行遵辦去後。茲據署江海關道吳煦稟稱。十一月二十日。即據暎國領事密迪樂。稱國領事伊擔來文。均已現屆第一結。交還賠款之期。請將八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已徵各國稅銀數目開單。於五日內親交查覈等情。即經查明江海關三箇月內。進出口各國商船完納稅銀三十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兩零。按照條約。暎佛二國各應交還二成銀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零。二共應交還銀一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九兩零。開列清單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親交暎佛二國領事。並面訂是月二十九日。會同赴關調查。

總散各簿。惟英領事密迪樂面稱伊所奉英國公使噶魯  
斯來文。係於海關總收數內。各扣二成。除洋商按課完稅  
外。尚有外國商船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  
亦應一併覈扣。吳煦當以新定稅則第十款載明。各口所  
設浮格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且新  
章所定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噸以上。每噸納鈔銀四  
錢。一百五十噸以下。每噸納鈔銀一錢。四箇月期內。如赴  
他口。毋庸另納船鈔等語。是鈔課已較舊章減少。完數無  
幾。隨時撥抵經費所收。尚不敷用。罰充入官之款。有無多  
寡。本無一定。海關向章。均係隨案充賞。由司稅之英國人



吟嚙。掌其出納。亦惟吟嚙能據理以議罰。使洋商不致偷漏。故稅課得以稍旺。所罰銀兩。均由該司稅分給在關辦事中外人役。查拏偷漏出力之人。並不收庫。均已無可追回。何能再扣二成。奈該領事爭之甚力。堅稱嚙嚙嘶來文。係指總收之數。吳煦復以恭親王等原咨。即係接據嚙首來文。但指納稅清單。並無船鈔罰款字樣。給與閱看。該領事轉以新章須以嘆文為正義。喚喚辯論。再四開導。始允稟知嚙首定奪。如必須照總數覈扣。仍應補交。所有現收海關稅二成銀數。亦不能先付收據。各等語。稟請覈奏等情前來。伏思嘆嘶二國。所索賠款。仰蒙

聖主逾格懷柔。准於各關扣還。臣惟期儘數扣。多交一兩。即早  
了一兩之事。斷不任該關道稍事隱匿。今船鈔罰款兩項。  
實皆隨時分別撥用充賞。該關道均係照章辦理。委無短  
扣情事。喚領事既經稟知。嗜酋勢必據以饒舌。合無仰懇  
天恩。俯賜密勅。奉親王。照章諭知。喚國使臣。嗜嚕嘶。毋庸分外爭  
執。並令其通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以杜狡執。而免藉  
口。

諭軍機大臣等。薛煥奏。喚國領事爭辦賠款。並阻撓稅捐。請飭奕  
訢等。留心防範。各等語。賠補一款。據喚酋密迪樂稱。嗜嚕嘶來  
文。係於海關總收數內。各扣二成。除洋商按貨完稅外。尚有外

國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一併數扣。顯係藉詞狡執。本目已密諭恭親王等。照會嗜商矣。至華商應交出口稅銀。及內地商人販運洋藥。應交捐款。該商阻撓。不准繳納。以致華商互相觀望。其私販洋藥之華商。駱增善。該商亦藉稱在伊租地界寓居。不令中國查拏各節。亦諭知恭親王等。隨時防範。薛煥係辦理通商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密迪樂如不遵條約辦理。即應據理駁斥。不得盡諉之。恭親王等辦理。所有華商應完稅銀。由舊關稽徵。並完繳稅捐。既與洋商毫無干涉。即不能任該國領事藉詞狡賴。著該撫仍督飭吳煦。按照條款。與該領事逐層剖辨。務令中外應收稅項。彼此胥歸公允。該領事無可藉

口方為妥善。

又

諭據薛煥奏。英國領事。爭辯賠款。並阻挽稅捐。各等語。業經諭知。薛煥。向該領事。曉諭安辦矣。賠補一項。據英國領事。密迪樂。稱。嗜嗜嘶來文。係於上海關總收數內。各扣賠項二成。除洋商按貨完稅外。尚有外國商船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亦應一併彙扣。爭之甚力。又上海新定洋藥納稅章程。密迪樂。稱。洋商已完上海進口稅。斷不能重收華商稅捐。其私販洋藥。寓居洋涇濱之駱增美。一犯。該公使並不准查拏。於稅捐殊多掣肘。現在各國通商章程甫定。彼此均應循照定章。方能允

協若任令要求格外。必致枝節叢生。恭親王原咨。但指納稅清單。並無船鈔罰款字樣。該領事欲照總數彙扣。已稟知噶魯著恭親王奕訢等。即照會噶魯。告以既於關稅內交還二成。即不應再扣船鈔罰款兩項。况船鈔係充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等項經費。罰款係隨案充賞。並不收庫。均無從追回彙扣。並令其通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以杜狡執。至洋商進口。華商出口。所納洋藥之稅。兩不相礙。該領事總以徵收華商之稅。礙及洋商貿易。亦難保非藉詞挾制。業已密諭薛煥。妥為辦理。並著奕訢等隨時留心防範。無庸先給照會。噶魯轉據密迪樂之言。有所陳瀆。即據理辯論。並將私販之犯。令其交出。以杜欺朦。

是為至要。原片著鈔給閱看。

甲午。吉林將軍景瀉。副都統麟瑞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奏。請飭東三省練兵籌餉等語。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邊陲。有備無患。至意。伏查吉林額兵一萬一百零五名。

計自軍興以來。征調頻仍。存營未半。而差操日益倍增。官

兵不敷遣用。曾飭各處傳集西丹。添造撞槍。大礮。捐辦口

糧操練。以資捍衛。近因俄夷潛入烏蘇哩。窺伺綏芬。欲圖

三姓通商。挾官恃橫。等。招募人夫。保護後山。並令官兵

變裝。分布要隘嚴防。該夷深悉軍民不容。眾怒難犯。以故

未敢輕占。嗣條約已定。人夫驚疑。雖三姓與烏蘇哩江東界址分明。猶恐該夷反覆。等。已於黑河口。老嶺兩處。秦留官兵五百名巡守。以備不虞。惟甯古塔。琿春之綏芬。一帶山場。將為俄國所有。則卡倫均應移撤。至興凱湖西南。山海交界。尚未勘定。設防要區。似難豫料。正在查辦之際。適據署琿春協領台斐音阿親身晉省面稟。查琿春自康熙年間。設立駐防以來。並無城垣。地近南海。距七八十里。至百里不等。北自英俄嶺東。至綏芬河。與甯古塔為界。西至圖們江。與朝鮮接壤。沿江一帶。俱係朝鮮城池。琿春河自東北通肯山發源。西流會圖們江。南折入海。所有駐防

旗人向在此河南北兩岸居住。通計男婦大小萬餘人。除在街市居住不計外。河南岸及山溝分住。約有二十餘屯。戶至六千餘口。協領衙署距北岸不足一里。教場即在河邊。該處額兵四百三十名。近因征調。僅贖三百餘名。茲聞俄國議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人心驚惶。茫無依據。職責任地方。應親身晉省面稟。聽候覈奪等情。等。查琿春地方。已去多半。而琿春河南岸及山溝舊屯戶。斷難遽爾遷移。恐致流離失所。惟俄國明知南岸舊有屯戶。而必以琿春河為界。曩與條約內載。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居住之處。及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侵占之。



句情詞相悖。是其詭詐性成。從無信義。不惟勢難密防。日後更無把握。且圖們江西。係朝鮮國舊界。舊有城池。今俄國已占入江內。其將來與朝鮮有無關係。等不敢懸揣。妄議。亦不敢壅於上。

聞。至各城應如何按期操防之處。容等妥議章程覆奏。殊批。另有旨。圖留覽。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等奏。俄國分界。琿春勢難密防。繪圖呈覽一摺。據稱。琿春駐防旗人。向在琿春河南北兩岸居住。除街市外。尚有山溝分住。居戶二十餘屯。因聞俄國議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人心驚慌等語。俄國地界。現派成琦。與景瀆前往。

會勘。若俄國於該將軍等未到以前。遽行占住。勢難與之理論。本日已諭令恭親王等。照會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令其俟欽差到後。勘明地界。方可令俄人居住。並令成琦。照會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亦俟該將軍等會同該省。東公勘定地界後。方准該國人移居。成琦所擬照會。俟呈覽後。再交該將軍轉行俄國。景瀆等於成琦未到之先。仍須設法開導。令其靜候欽派大臣會勘。不得任其先行侵占。以致屯戶驚疑。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景瀆等奏。密陳俄國分界。璋春勢難密防各情。並繪圖貼說呈覽。新定俄國條約內。載明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漁獵

之地。俄國均不得侵占。俄國明知琿春南岸舊有屯戶居住。如欲以琿春河為界。於條約所載相背。該國議由瑚布圖河。順琿春河分界。人心已不免驚慌。若成琦等未到以前。該國之人業已恃強占踞。則事屬已成。難與理論。著奕訢等即酌擬照會二件。一照會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告以現派大臣查勘地界。俄國之人應俟勘明地界之後。方可居住。不得先行占踞。致該處屯戶驚疑。一作為成琦之意。照會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亦囑其候該侍郎與景瀟勘明琿春地界。方可令俄人居住。總須遵照條約。中國人住之處。及漁獵之地。該國不得占踞。方為妥善。以上照會二件。詳細妥擬呈覽後。再行分別照會。此意。

已諭知景瀆矣。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未。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具奏新設衙門章程。並覆陳  
章京司員行走各情。於二十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

諭旨一道。仰見

聖慮周詳。無任欽佩。新設衙門。應用心紅紙張等項銀兩。臣等原  
擬在戶部支領。因庫項支絀。未敢以新設衙門辦公銀兩。  
再行動用正項。迺欽奉

溫諭。此項銀兩。亟資辦公。恐各口酌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

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戶部關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稅銀兩。統交戶部。毋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等因。欽此。仰蒙

聖慈體恤。辦公之費。無虞竭蹶。惟有撙節支放。不准稍有浮費。以重庫款。至臣等前擬新設衙門額定司員外。酌挑軍機章京滿漢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茲奉

諭旨。責任繁重。雖不必常川到衙門。而該章京等在兩處行走。恐日久有互相推諉之弊。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以免曠誤之處。再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外國事務。難繩以常理。一字一事之歧誤。非滋生口舌。即作為證據。總宜詳細迅速。方無流

弊○誠○如

聖諭責任綦重。自應嚴定章程。以免推諉。謹悉心籌酌。擬將兩班滿漢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仍照常任軍機處該班。專管交涉事件。及檢查機密文移等事。並於該四員中。另派一員。在方略館住宿。看管總理衙門取存要件。若有應檢查者。由臣等派衙門司員。照各衙門回事之例。赴軍機堂外。回明兼領之軍機大臣。應查何件。即飭該章京檢查。封交司員帶署。俟辨結後。仍即收回。倘遇有緊迫之事。由兼領之軍機大臣。飭該章京檢出。送交總理衙門。仍回軍機處當差。如有須該章京赴署辦理

者於下班章京酌飭一二員到署照軍機處派委章京赴各衙門會辦之例迅速辦結不必常川在署然臣等仍當察看情形必須該章京赴署辦理方令到署其衙門司員能知原委可辦各件即毋庸該章京前往如有檢查舛誤及看覆未能周密並曠班不住宿貽誤公事者由兼領之軍機大臣查叅若遇

皇上在灑辦事則兼行之章京亦仍分班隨同前往其留京者即飭在方略館住宿照管交涉及機密要件亦毋庸常川到署如此明定章程亦可日久遵行不至有推諉之弊其額定新設衙門司員十六員已行文各衙門咨取俟挑定後

再行開單奏

聞至各省機密事件。應照例奏而不咨。臣等已遵

旨行文各該省大臣。將軍。督撫。府尹。監督。一體欽遵辦理。以昭慎

密。

諭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挑取滿漢章京。前經降旨。毋庸再兼  
軍機處行走。嗣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請在額外行走。專管交涉  
事件。復諭令再行妥議。茲據酌定章程具奏。著照所請。所有滿  
漢軍機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員。在總理衙門額外行走。仍照常  
在軍機處值班。毋庸常川到署。餘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上年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



二十三日奉

上諭。明年三月。東界查勘等因。欽此。並鈔錄景瀄高原摺寄閱。臣等約會侍郎成琦。共同閱看。並商給照會。即作為接據景瀄來文。告以烏蘇哩江口。約在立夏後。方能開凍。成琦於四月下旬到彼。免該國官員先往守候。於十二月二十七日。繕錄交理藩院行文。該酋伊格那提業幅。以便遵辦。其興凱湖至圖們江。設立界牌之事。臣等按圖分晰。究未能明確。擬將地圖屆時交成琦帶往。並囑到吉林時。先與景瀄會商妥協後。再於該處官員內。酌帶諳悉地界之員數名。前往。庶於情形界址。瞭如指掌。該侍郎於赴熱河請

訓後○即催令前往○以免落後○

硃批○知道了○

己亥○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於本月初六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一道○並鈔錄江蘇撫臣薛煥原片二件寄閱○查臣等前據喊  
妥嗎聲稱○奉嗜嗜嘶之信○呈遞稟帖四件○一係自擬洋藥  
稅辦法○請酌定得中之數○一訴上海道辦理藥稅○多有違  
約○一訴甯紹台道重征進口藥稅○上海道未能追理欠款○  
查該省所遞征收藥稅稟內○稱進口以後之稅○酌減劃定

得中之數。照通商條約第七款所載。現定出入稅則。總以照納一半為斷。如尚以為不足。亦可酌量增加。然其要無論多寡。總在於各關劃一定額。無庸分設多局。別立子口各等語。臣等覈其所稟。雖稱進口以後稅項。可酌量加增。然其意嫌華商征稅較多。擬避多就少。以為暢行洋藥地步。且其文法。與其餘之稟不同。顯係內地商人。代為秉筆。因告以此事。未可懸斷。應候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督同吟嘯。秉公覈辦。其餘之稟。均允為查辦。咨明薛煥據實聲覆。惟所稱嘆商實順行洋藥。既在上海納稅。改運別口。條約第四十五款內。載明監督官驗查。發給牌照。

交該商收執。一面行文別口海關查明。免其重納。是嘆商既在上海關納稅。必有該道牌照。並文可據。甯紹台道何能重征。該商亦豈能甘心輸納。其為飾詞聳聽可知。但無憑指駁。因於咨薛煥文內。聲明有無影射別情。庶不至墮其詭計。華商汪乾記。欠嘆商銀兩。雖條約第二十二款。載有中國官員認真嚴拏追繳之語。但恐別有軼轍。亦於文內聲明。至釐捐增加。及設立廣潮公所各情。亦咨薛煥查覆。雖逐條均允辦理。仍聲明是否為稽查稅務而設。有無與原約相違。亦擬令薛煥咨覆。後即據以嚴行駁斥。使其無詞可藉。但該夷紛紛以影射之詞呈訴。臣等即據一面

之詞允其查辦。必於稅項諸事。大有關礙。因另備文由驛知照薛煥。令其據實聲覆。如係所稟。實在情理之中。於稅項毫無出入。辦理並無窒礙者。方能酌量辦理。否則據該撫咨覆駁詰。以杜捏訴地方官之漸。茲奉

密諭。並鈔寄薛煥原奏。查扣款一項。雖續約第三款。有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之語。但船鈔罰款二項。並未指明在扣款之內。薛煥原奏所陳。實為正理。臣等即據以照會噶嚕嘶。使轉諭密迪樂。並通商各口領事。不得任意狡執。至上海關征收華商出口稅銀。洋藥百斤。完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臣等查九年八月間。惠親王會同戶部奏

定章程。並十年三月間。戶部奏駁前任兩江督臣何桂清酌加商捐銀兩。改捐為稅。計華商運藥出口。每百斤征收關稅銀三十兩。抽收商稅銀三十兩。原以上海至蘇松一帶。並無大關收稅。是以預收稅銀三十兩。如運赴有關處所。其第一關。准其抵扣。是專為嚴防華商偷漏而設。與洋商毫無干涉。其商捐一項。係屬華商捐助軍餉。尤與夷商無涉。條約內載明。中國各口收稅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准其相度機宜。隨時設法辦理。並通商章程內所載。進口雜口各層。極為明晰。其中國犯罪民人。潛匿暎國船中。房屋條約內載。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

匿袒庇該領事官密迪響有心阻撓。臣等揣量其情。一則洋藥稅征收過重。恐內地藥土暢行。洋藥貿易不旺。一則中國奸商勾串。該領事莫於新章開辦之時。藉端輕減。惟此二層。均與洋稅無涉。且非條約所載。臣等亦斷不能允行。現在遵

旨。留心防範。無庸先給照會。擬俟噶嚕嘶或有照會來議此事。或噶嚕嘶到後。再行料理。並聞噶嚕嘶司稅頗屬認真。毫無偏袒。至時令恆祺赴津。按照條約。縷晰辨明。嚴定章程。並令將私販洋藥之駱增美一犯交出。以重稅項。而杜弊端。所有喊嘎嗎原稟四件。並臣等咨薛煥文二件。及遵

旨給噶前飭改正扣款照會一件。謹鈔錄奉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給江蘇巡撫薛煥咨文。

為咨查事。照得本爵接據暎國喊參贊呈本爵單三件。一  
內稱上海吳道於洋涇濱北設立洋藥釐局。將釐捐之數  
遞增數倍。該道出示。令各國行中內地管帳人等。每月彙  
報一次。該行已售未售洋藥總數。其各吞船亦照此辦理。  
發給蓋印簿本。令照填寫。並令局給每箱銀五錢。似其令  
為本行偵緝跡同海關捕役。與條約相違。又吳道告示。及



局內章程。定同擇閩廣八行。總理其事。實同從前粵省額設公行。大為商民不便。告示內所引原款。一經雜口。改為一經進口。顯係明知故違。並有華商向該商買藥。被公所拏住。並藥不還等語。一內稱上海嘆商寶順行。欲將洋藥五十箱。剝運甯波。已經上海關徵納稅銀。管理海關甯紹台道。將其稅單置之不問。必向徵稅。與新約第四十五款所載相違等語。一內稱華商汪乾記。欠嘆商必理銀兩。上海吳道。不肯認真勒追各等語。查以上各情。本爵無從懸斷。惟華商汪乾記。既欠嘆商銀兩。若別無鞫轉之處。自應代為勒追。其嘆商寶順行洋藥。現在上海納稅。如並無影

射別情。甯紹台道亦不應重徵。務飭該道等秉公辦理。不得稍有回護。亦不得有意遷就。總期按照新章條約。並續約稅則辦理。不得絲毫增減。以免爭論。至釐捐何以增至數倍。是否實有其事。各國行內管帳人等。每洋藥一箱。給銀五錢。並設立廣潮公所。是否為稽查稅項而設。有無與原約相違。相應鈔錄咨明貴大臣。轉飭該道等將本辭文內指出各情。秉公查辦。無論華商。漢商。均應一視同仁。不得任憑一面之詞。稍有輕重。俟據實查明後。即行咨覆可也。須至咨者。

給江蘇巡撫薛煥咨文。

為咨行事。照得暎佛各國現在京城時有以上海等處。辦理未協各情呈訴。本爵無憑懸斷。不得不行文咨查。或交該國自行帶往。或由驛行文查辦。嗣後該國呈訴各情。如係該國實在情理之中。於稅項毫無出入。辦理並無窒礙者。自應酌量辦理。若於條約未符。或與條約雖符。而事關稅項及地方情形。可以據理駁斥者。本爵亦未便據暎佛一面之詞。即為允准。貴大臣務須據實咨覆。本爵即據理駁斥。斷不可稍有違就。致於貴大臣辦理。轉多窒礙。庶該國不至屢次陳訴。紛紛以影射之詞呈辦。相應咨明貴大臣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給嘆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接據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部院薛咨稱。貴國領事官密。在上海交還第一結賠扣銀兩。計自八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共應交二成銀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四兩零。開列清單。並會同赴關調查總散各簿。惟領事官密面稱。除洋商按貨完稅外。尚有外國商船所完船鈔及海關所收罰充入官等款。亦應一併數扣二成。與上海道再三辯論。查上年續定條約第三款內稱。應賠償銀兩。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兩國先期派員稽查數目清單等件。以

昭慎重。並無指明船鈔罰款二項在內。詳譯條約所載。各關所納總數之語。即前據貴大臣請飭小口併入大口總納之文。若罰充入官之款。即不得謂之納。似係領事官密誤會條約。以至爭論。況通商稅則第十款載明。各口所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是此款備充辦公之用。並非中國徵存收庫之款。與稅項有別。其罰充入官之款。係由司稅之員。分給在關辦事中外人役。查拏偷漏出力之人。尤非徵收入庫之款。亦與稅餉有別。是此二項。均非應入關稅總數內。覈算之款。礙難扣繳。本爵極願早將扣款清償。惟扣船鈔罰款二成。於辦公諸多

窒礙。且既不與關稅相涉。亦不與條約相符。現在彼此既敦和好。萬不宜以此小節爭執。致將來有不遵條約之弊。相應咨明貴大臣。即飭領事官密按照稅項所納總數。每結扣還二成。其船鈔罰款。不在扣數之內。以免紛爭。而昭信守。所收第一結扣款銀兩。即付收據可也。須至照會者。恭親王等又奏。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初五日奉

上諭。俄國明知琿春南岸。舊有屯戶居住等因。欽此。並鈔錄景瀄等原摺一件寄閱。臣等以事關邊界。即約同侍郎成琦。公同閱看。並商給該夷照會。總以未經查勘之前。該民人不得占住。且以條約所載。中國人住之處。及漁獵之地。俄國

不得侵占之句。以杜該夷任意占踞。致使琿春河兩岸屯戶均生驚疑。激生事端。以副我

皇上慎重邊防之意。所有遵

旨酌擬照會二件。謹鈔錄奉呈

御覽。俟

發下後。再行繕給。

硃批。依議行。

擬給俄囉嘶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接據吉林將軍景瀄咨稱。貴國議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分界。其原住之屯戶駐防人等。應

仍居住等語。查駐防旗人等。向在琿春河南北兩岸居住。並有琿春協領衙署教場等公所。上年所定條約第一款。載有順琿春河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之語。惟聲明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各等語。現在琿春河南北兩岸。居住駐防旗人屯戶。並有衙署教場公所。貴國自應遵照條約。仍歸中國人居住。况兩國官員。現在尚未會同查勘。尤不得令貴國人自行前往。相應咨明貴大臣。務飭該處貴國民人。應俟。



欽派大臣會同查勘後。所有空曠之地。方准居住。不得先行占踞。中國民人居住之處。及漁獵之地。致令該處屯戶驚疑。別生他變。是為至要。須至照會者。

擬成琦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接據吉林將軍景瀉咨稱。貴國議由琿春河分界。其南北兩岸屯戶人等。仍應照舊居住。以免驚擾等語。查上年續定條約內載。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囉斯國。其西皆屬中國。惟上所言。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本大臣

現奉

大皇帝諭旨。前赴東界。會同貴國大員。秉公查勘。所有貴國民人。自不得於未會勘之前。先行占踞。致與條約不符。相應咨明貴總督。飭令貴國民人。不得自行前往。務俟本大臣到後。會同吉林將軍景瀉。並貴國大員。秉公查勘。遵照條約。彈春河南北兩岸屯戶人等。仍舊居住。免致別生事端。激成他變。此為兩國有益事宜。萬不可稍違條約。特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丙午。庫倫辦事大臣色克通額。幫辦大臣多爾濟那木凱。奏。茲由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得思坡。特別諾斐赤。自恰。

克圖咨送<sup>等</sup>等文書一件。拆閱內稱。本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有咨送軍機大臣公文一件。懇祈轉行等語。<sup>等</sup>等相應將俄囉斯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咨送軍機大臣公文一件接受。照舊呈

覽外。並將俄囉斯固畢爾那托爾得恩坡特則諾斐亦咨送<sup>等</sup>等蒙古俄囉斯字原文各一件。另行包封一併呈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色克通額奏接木哩斐岳幅。與軍機大臣咨文。代為呈遞一摺。文內大意。以俄國上年在京所定條款。第四款。有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黑

龍江將軍副都統並不遵照辦理。懇請將將軍副都統更換各等情。黑龍江未與俄國通商。斷無遽將該將軍等更換之理。該處何以不照條約辦理。必須查明。以免該商藉口。著恭親王奕訢等。即行文特普欽等。令其按照條約第四款。出示曉諭該處商民。互相貿易。仍作為該將軍本意。俾該國不再疑其阻撓。方為妥善。該商清字咨文。並發交奕訢等閱看。應如何回答之處。即由該大臣等酌量咨覆。

戊申。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

臣等前於上年十二月間。接奉寄

諭因寇氛逼近海防。九江礙難通商。今臣等照會嘆首。與之婉商。暫緩前往。經臣等給以照會。告以彭澤湖口賊情肆擾。各情阻其前赴九江。當即附片具奏在案。茲據嘆首嚙嚙。照會內稱。僅有阻隔。水司軍門當從嚴懲創。近洋所統大軍甚眾。即遇匪攔遏。必克相勝。各等語。是其意欲前往。因於接見。喊啞嗎時。曉以並非阻其九江通商。但賊氛逼近。商賈稀少。徒往無益。該夷即稱。現在彭澤湖口一帶賊匪。經

欽差大臣曾國藩。悉行擊退。九江已可通商。並無窒礙。臣等以夷性倔强。設再與之爭論。益以堅其欲往之心。且轉示之以

怯。因乘機告以八年間。額爾噶哈乘船至漢口。道出金陵。為賊匪開礮擊壞船隻。並聞額爾噶哈與賊求和。始獲保全。彼時中國軍民。知爾國與賊往來。頗覺輕視。莫以動其愧悔之心。免其勾結之念。該酋聲稱爾時入江礮船四隻。雖為賊所傷。然一經開礮回擊。賊匪即大敗而逃。惟由漢口回駛時。大船二隻。在中途擱淺。僅餘小船二隻。恐賊匪開礮轟擊。勢難以寡擊眾。不得已曾入江甯城。告以並非幫助官軍勦賊。實係前往漢口。不必開礮。此語則有之。所稱與賊往來求和。則傳言之訛。此次前往。自當與賊不相聞問。臣等查上年十月間。該夷欲赴九江漢口。通商。曾有照會。

議及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件。如在情理之中。由海關查驗。給以照單。僅有額外軍器。或無照單。即將船貨全行入官。其意恐中國疑其與賊勾結。故先有此請。臣等仍與該酋言定護船兵器等項。務按照會所定。其船丁水手人等。並須嚴加約束。不准與賊勾結。免致軍民輕視。該酋亦無辯論。臣等仍行文江蘇安徽江西湖廣各督撫。臣並沿江統兵大員一體嚴查。以昭防範。所有督酋照會一件。謹鈔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前於上年九月間。據喚首在京。請暫借給銀數百兩。經臣等於順天府所存該夷付還支應款內。借給數百圓。旋據該夷在津。照數付還。嗣喊喚嗎在京復請借用。臣等以順天府所存該夷付還之款無多。恐該夷借給無厭。難以支應。議定以洋銀一千圓為率。如滿一千圓。即由天津付還。未還之先。不得再借。該夷亦即允從。昨嚇夷布酋。以呀吐嗜來京。修理房屋。須用銀兩。亦請酌借。並擬於扣款內歸還。呈遞照會前來。臣等以既已允准喚夷借用在前。嚇夷事同一律。礙難駁斥。當照喚夷前借成案。酌借洋銀七百圓。該酋所稱於扣款內撥還。與喚夷前案



兩政聲明令於天津付還。庶不至漫無限制。嗣又復請借洋銀八百圓。臣等以前借七百圓數。再給八百圓。為數已逾一千之外。當允借給三百圓。乃據呀吐嗜聲稱存款即屬無多。亦不便以此小節。致令為難。即將原銀送回。雖其心未能滿意。而既有此語。亦可省日後枝節。臣等將洋銀仍交順天府收存。

硃批知道了。

甲寅閏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瑣奏竊據署福建興泉永道潘駿章稟稱准駐厦倭國領事金執爾照會前議厦門烏空園頭中礁平地請即會勘給租潘駿章以案卷不

全許為詳查辦理。該夷即以欲翻前定之案。噴有煩言。可  
否照案給予承租蓋房等情。等卷查道光二十年間。英  
夷退出鼓浪嶼。即欲將廈門之南較場水操臺租賃蓋房  
居住。旋經中止。咸豐二年。該夷復請將南較場水操臺租  
給。當經前督臣李芝昌。因查南較場等處。係各營操演之  
所。且有民田廬墓。均多窒礙。委令前署泉州府知府來錫  
蕃等。向駐廈領事。反覆開導。並密諭工匠。不准擅為興工。  
並示意紳民。出頭攔阻。該夷尚始聞風氣阻。堅求另行擇  
地給租。嗣來錫蕃等。查有烏空園頭中礁空地。查勘尚無  
民田廬墓。堪以租給。稟請俟英法兩國譯官相達。並新領事

金執爾抵履定議。詳報再行覈奏在案。事隔八年。該編譯官相違並未履業。已相安無事。茲該領事金執爾欲照前議會勘給租。並據黏鈔照會三紙。由岑慶端轉飭照約付地前來。伏查烏空園頭中礁空地。業由前督臣李芝昌委員查勘。議定允租。照會該夷有案。此時該夷欲踐前言。尚非無端要求。不便峻詞拒絕。致啟釁端。惟究與民居闢稅。有無格礙。必須熟諳情形之員。馳往確查履勘。並體察彼處民情。相機辦理。庶於撫夷安民之道。兩得其宜。現已檄委丁憂留閩之前興泉永道司徒緒。會同現署興泉永道潘駿章。查勘會議稟辦。俟司徒緒等稟履到日。再行馳

奏

硃批知道了。

乙卯。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色克通額奏。接木哩斐岳幅與軍機大臣咨文。代為呈遞一摺等因。欽此。臣等查閱木哩斐岳幅咨文內稱。黑龍江副都統早悉條約。迄今未行。理宜遵照條約第四條。邊界官員妥為照看。兩國所屬人等通商。愛琿城副都統反為不准通商各等語。竊思俄夷於上年十月間。續定和約。經

臣等咨行黑龍江將軍等。按照辦理。該將軍等。計當早已接到。何至數月之久。迄未施行。致令木哩斐岳幅饒舌。恐其中別有要求。希圖聳聽。未便據一面之詞。即為查辦。因遵

旨咨行特普欽。令其作為己意。酌量辦理。如僅為通商起見。則自應按照條約開辦。未可自爽其約。儻別有枝節。則詳細聲覆。以便行文駁詰。庶不至墜其術中。所有咨行黑龍江將軍文一件。謹鈔錄奉呈

御覽。至木哩斐岳幅咨軍機處文。詞意本未明晰。臣等既於咨特普欽文內。令其作為己意。出示曉諭。僅由臣等再給與照

會則該夷知係由臣等咨商該將軍辦理不獨啟其輕視邊疆大員之心且與作為己意之處不符况臣等於上年十月間。歷次照會該夷伊格那提業幅至今未接照覆。設該夷謂軍機延擱不辦。臣等即可據此折服其心似現在不必給與咨覆。擬俟特普欽聲覆到後再行酌量辦理。較為妥協。

硃批依議。

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據蘇松太道吳煦探得暎國水師兵頭霍娃現帶大小火輪船五隻。載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

於正月初二日徑由吳淞口啟碇。駛赴長江。聲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並稱有夾板貨船續開等語。由該道稟報前來。伏查漢口九江兩處。業准英法兩國通商。是長江必有洋船出入。臣前奉

密諭。遵經咨飭江面水師。一體欽遵。毋得滋生疑慮。惟恭親王照覆。英公使噶魯斯公文。言明九江鎮江漢口各口進出應納稅餉章程。令該公使就近與上海關公同商定。即由上海知照九江鎮江漢口。妥為辦理等因。前經轉飭蘇松太道吳煦。照會英領事密迪樂知悉。迄今未據照覆。噶魯斯現在津沽。尚未來滬商辦。密迪樂亦未與吳煦商及此事。

此次兵船駛赴長江。又不先期知會。突然起碇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喻。再嘆國公使噶爾喀。於上年十一月由滬赴粵。探明現已回國。合併陳明。

硃批知道了。

薛煥又奏。嘆首噶爾喀。自換約出京以後。夜郎自大。動稱諸事均須在京商辦。外官不能與聞。噶爾喀現在天津。臣前准閩省咨辦通商公事。即經照章照會。噶首會辦。該首亦不答復。其在滬之領事密迪樂。又復事事狂妄。現嘆夷兵頭開船駛赴長江。聲言將往漢口等處。據蘇松太道吳煦密稟。聞其路過金陵。欲見髮逆。與之說明。兩不相犯。使



洋船往來江面無礙。並欲與該逆互通交易等情。伏查漢口九江皆在長江上游。金陵乃必經之地。該夷嗜利無厭。欲圖便於通商。先與髮逆交結。此說恐不盡無因。犬羊之性。無所不至。儻該夷竟與賊匪另有勾通。此後軍務尤形棘手。又據吳煦稟稱。數日前。佛國兵頭蒙斗班。遣其繙譯官李梅。面告該道。謂。該夷將有往見金陵髮逆之舉。不知是何意見。蒙斗班本欲派船偕往。因無小船在滬。祇得派小兵頭一人。附搭該船同去。察看動靜。如該夷果與髮逆私通。該小兵頭即可設法通信。又言該夷不願幫助中國。居心殊為叵測。請豫為防範。各等語。臣竊思該夷兩夷相

助為惡。啼夷所言。亦屬未可盡信。惟此時在上海者。啼夷似較啖夷稍為近理。現飭吳煦密令華商。密探該夷舉動。如有見聞。即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京口副都統巴棟阿奏。竊於咸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一道。欵奉之下。即經密飭水師各營一體知照。並酌調師船嚴防江面。杜賊北竄。並密籌接洽。啖夷之大概情形。奏明在案。茲於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據提督銜記名總兵廣東水師提標左營遊擊賴鎮海。總兵銜廣東海門營

參將儘先副將李新明稟稱。現有暎國商船三隻。業已抵鎮。探看地勢。設立署棧。以便通商等情。旋又據鎮江府知府師榮光稟報前來。擘即令佐領文祿。飛往伊船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據該佐領文祿回稟。係該國參贊吧嘎。禮一員。水軍提督和普一員。正副領事官二員。實屬來鎮通商。現無貨載。亦無別情。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情。稟復前來。擘即飭地方府縣。細心妥為照料。期於和悅。並即咨會。

欽差幫辦江北軍務總統水師提督銜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撥船善為照護。惟於十一日。該國水軍提督和普。駕駛輪船。

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於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駛回上海○旋於十二十三等日○該國參贊吧嘎囉○副領事官費笠子等○前來稟見○棼接見之下○詢問情形○據伊等云稱○我國船隻○來鎮探看地勢○設立署棧○以備通商○昨開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察看江面○並欲使粵匪知我國商船○於九江漢口等處○來往通商○毋得開礮攔阻○該船於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二隻○在鎮駐泊等語○棼伏思鎮城通商○設關收稅一節○前准江蘇撫臣薛煥咨明○均著常鎮道主政辦理○棼當即飛催該署道江清麟○迅速來鎮○遵照辦理去後○復據鎮江府知府師榮光稟稱○十三日吧嘎囉○面催趕議

通商各事。言甚急迫。因即飭令該府督同丹徒縣知縣  
田祚。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務期曲盡公平。永敦和好。現經  
該府縣與之會議。擇於甘露寺地方。暫為副領事官費笠  
子公署。以便會商事件。今已看定地勢。在於鎮江西門外  
雲臺山上下。建造公署商棧等情。十五日吧嘎噠坐船。業  
已駛往上游。察看九江漢口一帶江面情形。適江清驥已  
於是日到鎮。除由李飭令該署道。督同府縣與領事官等  
妥為舉辦通商收稅一切章程。務期詳細盡善。並俟暎國  
商船到鎮。如何情形。再行具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英國兵船駛赴長江。前往漢口等處。路過金陵。欲見髮逆。並據巴棟阿奏。英國商船現抵鎮江。有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查看江面。欲使粵匪知其來往通商。毋得攔阻。各摺片。覽奏均悉。嗟夷於九江漢口兩處開商。先與髮逆交結。該夷甫與中國換約。雖不助我勦賊。亦未必遂勾通粵逆。再啟兵端。惟此後該夷商船往來江面。恐金陵逆匪借伊船隻。裝載賊匪。駛入天津海口。其患不可不防。此事若由中國稽查。恐該夷心生疑忌。不如向該酋告以現在漢口九江通商各國船隻往來甚多。恐粵匪假充商賈。混跡其中。竄入天津海口。中國無從稽查。應由貴國派人將出口進口人數。嚴密查察。

如有賊匪潛赴天津。務即代為拿獲。以見彼此和好之道。著恭親王奕訢等悉心籌議。或行文照會。或與喊噉嗎等當面言定之處。即行酌量辦理。至由海關查驗護船兵器。該夷前已照會恭親王。自必遵照辦理矣。薛燮已棟阿各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戊午。署四川總督崇實奏。竊於上年冬月間。接據直隸督臣恆福函稱。有佛國夷人。自稱名士艾嘉略。欲來四川傳教。又接據陝西撫臣諱廷襄函稱。佛國名士艾嘉略。已由豫入陝。於冬月二十三日到省。日內即將赴川。並告知到省後接見情形。奉即飭府縣並城守營汛。採派幹練之員。暗中將省內習天主教之居民鋪戶。密為稽查。以便防

範旋於十二月十八日。該夷人來至省城。權住旅店。嗣於二十三日。艾嘉略來署。求見。據稱於道光五年。川省傳教。本年春間。始赴上海。茲在直隸。奉伊國大臣囑囑。公文執照。仍來四川傳教。求為保護。毋令彼教受害等語。茅諭以現在既許傳教。斷無受害之理。且在川年久。川省民情浮動。諒所素知。傳教亦須擇類。總無親近匪人。則浮言無自而起。伊意亦以為然。現在彼教中人。已為租賃民房居住。旬餘以來。經茅屢次密查。門庭尚屬安靜。茅查川省向來習天主教者。川東居多。省城內亦間有之。現既彰明較著。所傳自必愈多。地方官既不便定以限制。致啟猜



疑惟有於編查保甲時將習天主教者暗為編記隨時嚴  
密稽查。僅於習教之外別有不安本分情事。即照尋常商  
民。按例懲治。不必故示區別。庶乎防微杜漸。可無意外之  
虞。

硃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